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

北平黃叔琳崑園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常山邵志謙岷雲同訂

黜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

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

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

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

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

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

為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

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是非苟

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

帝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器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為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

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

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

得在帝位為人臣

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

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于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于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

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

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除三十字加二十四

字慶華  
其次序

呂氏本紀以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  
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  
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  
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  
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  
得無廢

北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  
傳過為重矣今又見于呂后紀固可累而

不言除七十五  
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

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

孫糾糾父公子襦一作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

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

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

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



損卽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  
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  
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  
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  
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  
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䟽曰陛下過聽使

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卽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䟽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

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除一百八十四字

己上有言語相重

者今畧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惟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

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  
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  
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噓一作  
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于斯是  
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  
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  
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  
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  
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  
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  
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  
過之祠奉不絕

除十五字  
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宦  
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  
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  
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郟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  
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  
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貪邯鄲其意欲復  
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而  
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  
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



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

不去魯連

云

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

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

云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玉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

然不悅曰嘻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

秦王烹醢梁玉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

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云

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為魯連壽

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  
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  
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  
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

曰云、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

于坐隅楚人命鴉曰鵲賈生既以謫居長卑濕自

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

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  
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

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

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

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  
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  
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  
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  
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  
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  
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竒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  
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

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  
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  
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  
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  
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如此乃  
臣議曹教戒臣也

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除八十  
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

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  
聽久之遺問焉答云是袁臨汝即誦詩即其詠史  
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  
其文之高者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  
其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北野誕靈  
物以瑞德奚受體于虞老疾尼父之慟泣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  
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  
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  
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  
于子心愬流風而獨寫云謝安常賞其機對辨  
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  
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  
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

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

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

十四字加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禹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劉昞遂別設一席于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

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孫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

丑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文安紀曾陰松符同訂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

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垂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躒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濠澨五戰及郢

補注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閔公二年十月有二月狄入衛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咤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誦詬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誦。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倖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

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  
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  
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  
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  
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  
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  
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

如此論文拙  
端已甚似知  
不如葵之語  
只似世說中  
無意味語決  
非出自夫子



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蔡孟武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赤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

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

魚

舊本作上客食魚今依郭本改正

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鱸

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  
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  
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  
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  
遂目彼嘉饌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  
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

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補注**

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

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

氏族箋釋郭巨字文章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

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

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春秋公羊宣公六年傳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

盾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

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

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云云。

###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

文丁殺季歷  
商王文丁紂  
之祖父也史  
通誤以為文  
王而諸注亦  
不之考何耶  
沈約竹書注  
所載甚詳

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  
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  
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  
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  
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  
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  
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  
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  
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顛頊

自没于深淮之淵。其色赤。其狀黑。祭額項共工。則瘞。公如其言而疾閒。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  
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  
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  
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  
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  
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遺民曹續皆于檀  
氏春秋有傳至於今  
晉書則了  
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  
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太史公撰



論語當漢武  
帝時魯恭王  
壞孔子壁其  
書始出太史  
公作史記時  
未嘗行于講  
肆列于學宮  
也格後時而  
漢前賢珠失  
論世之義

冉季游夏具  
載于仲尼弟  
子列傳而以

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  
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  
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  
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闔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  
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  
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  
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

不入儒林循  
吏為謫謫矣

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  
不其缺如

司馬遷自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  
自叙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于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  
于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  
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  
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闕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古人立言唯  
求大義所在  
若必取青配  
白運字切貼  
明類書一考  
高出馬選頭  
地矣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  
伐魯行言臧堅抉死此閹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  
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  
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  
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  
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

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似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于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歷孤箕、服章于宣厲之年、徵蹇與孺、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

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于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于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

之敗

魚豢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

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或述江左陳氏之

亡虞世南帝王畧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薄

金版有文字薄看之有文曰陳氏五其理並以命

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秦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

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師夜遁。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杖。然其傷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秦饑。乞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渾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棟。達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  
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  
見圖書不知為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矣遠  
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尔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罪秦秦將祀余對曰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  
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  
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  
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單萬魏以  
為大夫卜偃曰單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白劉媪其先  
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遷產高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補注

漢書司馬遷傳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薦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出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宣王之世童諺曰檠狐箕服實亡周國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馬馮辰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乾邱昭伯伐公徒已亥公避于齊次于陽州

唐書藝文志·虞世南帝王論·卷五卷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西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裼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

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述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

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于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

鄺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

云云至于事終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母田氏女見郭憲洞冥記而漢書畧不之及乃謂不

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

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一作奪固于馬揚傳末皆

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

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

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

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



述其亡及歲  
時為情見亦  
小矣

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怒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于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于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

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篇末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獨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威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吾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  
繒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  
籍。封韓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  
也。韓王信初為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  
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  
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  
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為匈奴所留。凡十  
九年始歸。

前漢書。章孟。為楚王傅。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  
賢。按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  
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  
已。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  
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治獄  
平。其問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

門關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贖到洛陽遂見報因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而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今術同源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今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宣曹興敗魯衛名諺皆言命之有定也。

補注

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中通用按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任至秦州刺史為帳下督富整所殺嘗論班固司馬遷云

後漢書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彪避難從之著

王命論。欲以威置。而冀終不聽。子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卽。威東方朔揚雄。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濟南朱琦景韓同訂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  
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

一作書王  
隱檀道鸞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



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于石虎至

于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

田融趙史謂勅為前石虎為後石也

張

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

地歸司馬逮于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

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

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

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  
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  
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  
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  
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  
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  
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

馬遷特致詳  
贊之辭非謂  
無也篇末云  
何與叔齊雖  
賢得孔子而  
名益彰蓋深  
情許由未能  
孔子稱述故  
云少辭不少  
彼死何哉不  
以莊子之寓  
言而必以孔

今俗之學者說堯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  
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彼虛辭成茲實錄語曰三  
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  
喬其言謹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  
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  
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  
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

予之言為斷  
馬遷之點百  
家而崇儒術  
至矣乃蒙訛  
先黃老後六  
經曾無有辨  
其誣者

編臨朝八年  
之事于紀載  
其終身之事  
于外戚傳班  
魯極其精審

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妾  
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  
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

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  
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

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

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

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字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

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編輒叙娥姁之事其為

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

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漢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  
所聞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適  
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  
聞之洗耳于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  
葉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  
者令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  
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  
于吳權聞其才辨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  
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  
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  
倣如此

補注

隋書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勳

撰。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以失愛出征

河東。溺死。注。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漢書。揚王孫傳。臨終謂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

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太興末為

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

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  
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  
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  
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  
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  
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  
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遠多載於起



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  
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  
其過至于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始  
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  
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  
下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眾且所  
為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  
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  
遺畧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

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郇無足致譏若裴氏者  
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

云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  
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溥有罪伏誅  
上始親覽萬幾三年徐溥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媯左光祿大夫湛之女  
遣太祖生太子劼及崩詔延之為哀策文  
南史元凶劼弑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  
為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薰  
造書檄劼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  
曰竣之筆也劼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  
老臣何能為陛下劼意乃釋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選及卒以后禮  
葬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云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當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臣實頑

乏，顧漸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常由骨月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

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

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

罪。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

弓，携養，因賊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換金

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

史所書

謂魏收所撰者

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

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

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

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

桑乾皆成禁嚮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

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族

一作旗

之主親屈已

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具言河漢不

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  
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

出關東此  
風俗傳此

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  
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玉言之詳矣  
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  
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  
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  
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

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魏書佛狸魏主燾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  
減于敬帝崩袁崧欲婿混珣曰卿莫近禁鬱初  
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  
上一鬱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于紫

鬱故珣因以為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主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  
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  
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陸紫蓋  
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  
刁玄得司馬徽與劉彥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

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

之君乎

漢書匈奴傳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于白登七日

宋書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補注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濟山下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在今府城北門外

北齊書史三條

叙逼禪甚曲  
折餘亦平平  
何通學乃爾

王劭國史至于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  
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靜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  
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  
起于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  
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  
濮之後鄆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  
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



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日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黔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眊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

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

鸞伯起務存隱諱

謂長為藏益為姚萇諱

重規德業志在文

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劬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

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  
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

新史觀其朱墨所塗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

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

氏之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文

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

勝紀故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

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  
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  
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  
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于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  
王昶奏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  
萬姓歸仰臣等昧死間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  
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避避帝乃下  
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  
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  
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  
府時揚惜燕子獻等以演威望所重內懼權逼  
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

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中。戊寅。演初上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于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為欒祁之愬。出奔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蒲車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率卒。欒氏退奔曲沃。晉人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濬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視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縶于芊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  
牢西叛周文帝帥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  
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  
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  
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  
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  
主走青州遣大將尉勤逆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過于城濮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帥師以救魯衛六  
月癸酉陳于鞍卻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諡武成皇帝廟號世  
祖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  
襄皇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城迎清河

王宣之世子立之。是為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高歡輔政。歿。子澄襲位。

**補注**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伯敗績。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願涉之

為王。沉沉者。楚人為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遊下邳圯上。

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僞子。師古注云。吳人呼

楚人為僞。又晉陽秋云。吳人呼中州人為僞。

唐書李延壽傳。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

島夷。

隋書嘉話。崔暹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暹輕

之。常呼為張底。

左傳昭公三年。齊公孫窋卒。晏子曰。二惠競爽

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漢書張良傳。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

公事。又酈食其傳。騎士歸。食其見謂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鄰生，師古注：若汝也。  
晉書：庾峻傳：王行不與庾歆交，歆卿之不置，行  
曰：君不得為耳。歆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于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遠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佗

術

一作述

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孫宇文氏

王幼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二褒庾信等又多見于蕭韶太清記蕭大同淮海亂雜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御齊記而令狄德蔡了不

燕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歸言故致遺畧遂使

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卑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傳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  
編于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克兩  
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  
誦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于辭理可觀既以無  
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  
記注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  
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  
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穿董

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叙錄煩碎至如  
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  
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清書袁克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克預知之乃假託

星象獎成帝意字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克史記始年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清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政偶語詩書棄市後漢書初光武還洛陽經煇秘書藏之二千餘

兩及董卓移都史民授命自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剽散其無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為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未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北史。王劬。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散。劬弗之覺。唯責由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閉日伺而獲之。其專因如此。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技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終